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卷之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雜著

題戒

仲希出金源世胄少以孤兒隸羽林宿衛者有年為人慷慨尚風韻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夫交游調急解紛空屢榮棄奔走風雨不少顧惜至於識名馬善隼羽知常通變發笑一吐翩翩為佳公子也如遼山先生一代鉅公雖泛愛無間翰墨之作初不輕與至于君題其居曰元齋繼其德曰吾弟復有篇贈稱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希之名軒翥於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顯也予既冠與君傾蓋於酒壚間一言定交伸眉吐氣歡若平生及合好議采日夷貊之道言不取也此又拔出流俗義之所可重者為呼君沒去已遠撫卷懷人不覺增嘆然義之所在猶耿耿也汝曹固當思其所尚求其所當重者充類至義之盡昭然使身名齒錄於賢士夫之行曰此則某之孫也則某之甥也是則汝外祖姻於吾家之意也不然得衛公故物知其賢而不踐其迹徒以服器為世家傳嗣之寶非所望於汝曹也作題戒廿四年丁亥三月伯父秋澗老人書昇姪阿宜其聽之母急

名王氏子說

王氏子嘗以小學從予一日求求其名與字因得讀張戶部復亨所撰其祖墓碑廼知王氏自遠祖已未

以文章儒行世其家於保者也小子今吾語汝汝曾祖在永安間擢巍科為一時名卿明昌初官其先錄事參軍政聲藉甚汝父遺雅世故以孤身卓爾自致見知於漕臺周侯騰揚仕版若有所為而不幸蚤世良可嘆惜然人有陰積者必有陽報苟不在乎身必及其後人如汝高祖教授君志竟不遂厥類錫於爾曾今汝父復罔克所紹而止於斯而汝也今亦孤童子方保特門戶為事長身如此所當奮而恭柔而立操惟危之心念肯藉之戒日切一日吾見王氏之變未艾昭然之報將不遠而復可不勉旃也哉故用排名汝以德基字之中統甲子夏五月望日書

忽治中名字說

予官御史時聞尚書工部郎中今治中別乘合刺思急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君子游某嘗望君於稠人中飄然有玉立雲飛之舉欲願交而未暇也至元壬申秋得同僚平陽相接如平生惟共事既久愛其材識通敏廉介有守處心臨政多中事宜殆與曩聞無異一日請名於予且求其說予曰上古之民山林而生衆出一本聖人見其厭類著庶惡夫無別於是因官因封或勲或守王父之字賜姓氏以明之立名諱以識之表德業以貴之又以性有剛柔進退好惡之異而寓抑揚與奪之義焉君姓忽氏蓋父字也世為唐翰海軍都護府人其國郊於乾允之間據雲天之雄故其人多沉潜剛克內明而外毅

吾子秉彝奇特超拔倫萃表著於一時豈非能明其初德而光揚於外者乎傳曰德明惟明其是之謂歟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於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吾子以為如何題書以贈

李氏子名說

故河東連帥李公以忠勇佐征伐建殊勳受封河東蓋三世矣有孫一十四人一日元孫萬戶某率諸弟相過鴈行王立映照前後與之語挺然有燕雲遼碣之勁氣吾知其先代之澤淵流而未央也次五弟因求名於余予以謂李氏世以武顯繼武而善可守者其惟文乎故名之曰嗣文以文叔字之傳不云乎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李氏子其服之無斂至元十年歲癸酉前六月十一日子自河解北還過絳書于園池之華亭堂

王氏四子字訓

中丞王兄子初一日因子名而告子曰人之生世貴善良而材用譬夫羊豕性馴而乏可用之資虎豹材進而無可馴之理唯牛與馬乘服耕耨性馴押大有濟於世故弱息四人取其義名之曰荷植枋桐吾友其為我字之子即訓曰德馨德餘德顯德顯雖然牛不駕習則有破車之暴馬不調御則有泛駕之虞士不學習至踣蹠而無所用四子尚涵養其德性修治其才學異時任重道遠無以襟裾貽諸汝父之志也其勉旃毋忽書字訓以貽之

溫總管字說

古人制名與字本以假代稱道因其材而進退之非欲求勝而滋美也溫生世將家容止雍雅殆素閑於詩禮者嘗攝從戎事及兄之子衣甫勝即以戰昇之時人多其讓一日踵門來謁載拜而請曰初膺字仲傑傑也者智過萬人之謂竊意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且於名理又弗類假而稱之誠有所未安者願先生易厥初得因名衍義可用以自儆者為僭則所貺多矣予嘉其情實而辭遜卑牧而不自矜也適以大賢之事告之昔顏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莫之失服膺者能持貯心習以為終身之行用是夫子至與其殆庶幾之歟予因為之說曰人心虛明而廣大衆善畢具惟其人慾靜盡則道心孔昭道心者何四端用中而已雖然仁為體三者乃仁之用而敬者又禮之實克己復禮庸焉而入德尤在視聽言動之先惟其善擇能守從容中道則此心弗曠既有物而且無則矣傳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礼苟無其質禮不虛行况乎天姿溫粹樂善而克恭者焉故敢易辭曰禮以仲敬字之庶幾因名衍義用以加脩者欣然前賢致恭不以聲音笑貌為事欲誠著于中而蘊篤實之光氣發於外而粹安和之色道見于用而枉靖嘉之方其事上則忠職陳則勇與人交則信將見名實兩得禮容俱備與大賢同歸異時詩書謀帥豈唯授壺雅歌而已哉吾子以為何如膺曰意中

事先生能言鑒如是敢拜受教於是書以為贈

張掾史名說

元貞建號之前歲

丞相伯頌公受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知樞密院事許開幕置屬於是選擢材僑以崇特望主安定簿張楚者以掾史進一見即蒙矜味是歲公以疾薨謝于位嗚呼哀哉楚追感殊顧懷思不忘至圖公像奉之懇集賢翰林兩院題讀俾昭蓋代亦來叙哀微辭言念勛德辭情慷慨義形于色因知楚河東九原人少失怙恃養於外家徐氏子然以孤童子從許公度學氣兒修楚早負幹局甫冠先生以楚訓名是用勉夫修習俾越于成今以事為所著者論之可謂樂事大賢知恩所自以義圖報有始有終者也其在衰俗誠可嘉尚予乃悚然而器之曰楚今當作礪矣既而來求其說詆告之曰古者制名皆存義例有像其類而命之者因其材而篤之者或審其剛柔而抑揚之者或察其氣焰而取與之者非徒觀美誇大而已也今予以汝美在其中用見于外篤實輝光有不可掩焉若夫氣志堅凝如鉅石出露洞達無隱既敦固其材實復砥礪其廉隅方嚴正大莫夫鰲植之下而收任重持久之効者是正汝之責也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其是之謂乎嗚呼礪乎其聽之無數二年丙申重九日叙說

儒用稿

士農工賈謂之四民四民之業右士為最貴三者自食其力能饒所守特雖弗同固不失生生之理唯士也貴賤用舍繫有國者為重輕蓋其所抱負者仁義禮樂有國者恃之以為治平之具也國不為養孰樂育之君不思庸孰信用之不幸斯道中微我玄尚白既窮遺逸隨集厥躬此士之所以違違於下而可吊者也幸有連茹為引用為主張者曰鄙儒俗士為足有為也切嘗惑焉謂有用也時不見其所用為無用也一為時用卓越宏遠莫可企而及者為可以時偶無用無有用悉為無用之具哉

國朝自中統元年已來鴻儒碩德濟之為用者多矣如張趙姚商楊許三王之倫蓋堂堂處朝端謀王幹而斷國論矣固雖聖神廣運於上至於弱諧贊翼俾之休明貞一諸人不無効焉今則曰彼無所用不足以有為也是豈智於中統之初愚於至元之後哉予故曰士之貴賤特係夫國之重輕用與不用之間耳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有其人也今天下之心同然而深惟者天統大開六合同軌及其選一材取一士舉目茫洋無所於可正孔子稱杞宋二邦無足徵證盡傷其賢既不足文典之傳有不可強而為者復以時務論之今選行於上材乏於下是竄有國者之所當病故唐取士之法歲萬人為率猶三十年可盡況法未備而無所取哉又老成先進文學經制之士舉海內而計之不下三數人耳故州郡所謂學

校勉勵修進之方從而無實掃地何有嗚呼儒乎其微至于茲乎斯文在天無可絕之理是恐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之意耶然士不用則已如或用之固非一朝可就必須廣學校祿師儒振士氣而勸興設衆科而肆取故得人材輩出以膺文武之選以成久長之業斯則適其時矣任是責者庶聞之油然有曜於中述儒用篇

吏解

甚矣吏之不學取之無術也紛紜苟且自進自退據其名則正較其實則非而官之形勢衆之情偽習不相逮也故諺曰畫地爲國不可入削木爲吏期不對此蓋傷其持心近鄙之之僻也然非吏之性也勢也今夫一縣之務領持大縣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簿書期會之所交錯也利害督責之所相須也鍛煉酬酢日復一日大體細行有不遑顧者少或蹉跌輕則窘折困辱重則撻責退黜吏之爲役賤已極矣安得不持其事而逾急欺其心而後語哉或不經事昧於自信聞其名則憎見其人則易意復少忤至忿嫉訾毀不以禮貌相接非也是皆不澄其源而責其流之濁也若使上之人能清心省事一其法政簡而不使點苛刻急劇苟且之心將安所施哉余故曰非吏之性也勢使然也若從其流而責之所可鄙而傷者甚矣今天下之人干祿無階入仕無路又以物情不齊惡危而便安不能皆入於農工商販故三

尺童子乳臭未落群入吏舍弄筆無幾願而主書重至於刑憲細至於詞訟生死屈直高下與奪紛紛藉藉悉出於乳臭孺子之手幾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爲縣爲州爲大府門戶安榮轉而上達莫此便且遠也人爲得不樂而趨之嘗聞近代吏之出身難矣由州而吏莫由吏員而部據法律乃筆人材行止舉明有官否則結罪然後考試有司寸步不遺設法既嚴百不選一猶恐中非其人害於而政以今觀之其可斷而傷者當如何哉且兩漢之世丞相御史下至三槐九棘蔚爲名臣者多吏也固必學之有素進之有道初不若此紛紛紅苟且嗚呼弊極而變變則通此必然之理也然非持衡者孰爲立法而與筆之哉作吏解篇

田訟

民之致訟者多矣未若田訟之未能決也自井田散而爲限田限田變而爲無法此事端之所由興也又以兵農勢異兩有相犯各持其是而不相下治兵者曰吾軍力之所自出親民者曰吾征賦之所由辦居上者若是爲下者將安適從至官諉吏而搏擊吏胥賄而與奪牽制緣致卒無定論幸有審兩造而克荷者情裁臆斷明同仁一視之公釋累歲積年之弊往性迫於形勢頽後患亦因循而莫之問故僥倖者觀其如此又以彼弱易欺也詭冒敏捷靡所不至甚者損衆益已聞一方之訟必被擾而後已以致牽戾抑滯之氣鬱積於上爲得無水旱之異哉水旱之來又弱者所

先苦政能行民之不困也難矣余嘗讀大雅錦之詩慮其質戾成文王厥厥生蓋言二邑訟田往正於周及其境履其庭禮讓之風無或不在二君感而中愧生其固有良心相與罷歸棄所爭為間田自是歸周者四十余國先儒以是為西伯受命之符且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其是之謂歟嗚呼三代而上教有餘而法不足兩漢而下法有餘而教不足教不足法猶足治也初教與法俱至闕然者乎民不險而訟也又難矣施於今者宜若何曰惟有明其教一其政立其法于其上然後擇官宣化守其法于下庶幾民志日定而訟者少為之熄矣述田訟篇

黃石公說

秦感李斯之說燔書坑儒以愚黔首故一時豪傑之士醜破德而吐食其業者多矣如蓋公盧敖倉海若商山皓皆是也若黃石公者後世獨以鬼物為疑非也觀圯上一節公蓋逆知其炎劉將奮非良無以輔成漢業雖然頭狙擊呂政於博浪沙中良之氣固以為蓋世雄傑惜有其材而未至者學耳及一旦相值輒令取履跪進旬日間往返三至先折以禮繼稱其可教特重夫師道之傳抑使動心忍性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也兼奉執履校弟子之職非有儒術可怪之事而班固亦以非有贊焉設若良欲神其所遇不過使高帝異其非常平時智計皆自神異後不輕其所授教而已使是公果有其石我已之語亦不過古

人事了徑去劉跡韶光今千載而下仰其高風可開而不可詰也又嘗讀公遺書皆明哲警抑之道殆黃老氏之精英者也然胡自托於荒丘磧礪而為是隱隱行怪之舉哉由是而觀東坡稱公為秦隱君子可無疑矣距祠東里許有阜曰黃山下有孔穴其巔巨石嵬立土俗相承云公出於此左為不經云至元甲申歲夏五月余獲安祠下頽瞻山川慨焉興感書是說以辯云

筆說

燕之筆霜雪頭也勁而莫為屈楚之毫炎燕之義也柔而易為書勁與柔何俟多論獨念夫用之有難易也余以心無所用近集三代已來輔臣相業述調元事鑑筆為目課資閣中一樂杭格間燕楚之材皆具柔和者易於得字腕不知勞也勁挺者艱於如意手指既据致章其臂而為困然不數日燕鋒方練布畫愈精頑楚產已敗而不任吾用矣予於是乎感焉曰此何異於相之用人也昔霍將軍子孟欲領事權利其庸鄙者相故李蔡石慶王訪揚敞使之充位而已霍終不聞讜言其族隨敗而無餘唐相蕭嵩亦以粹休柔易而薦之及其當位持議方剛殆不火撓至有不意能爾之嘆而開元之政府有可觀後之君子居於人上者正當毋友不如己者可也苟專以庸鄙便已為心其如邦家何作筆說至元丙戌夏六月三日也

龜蛇說

已丑歲秋八月癸亥有玄龜丹蛇見于太乙宮之書院鍊師范君昇拜以稯稯來請予為之說曰蛇也在于有而玄龜不常見一旦蹒跚蜿蜒並出而偕行此又觀之罕也二者化精水火玄武衷甲以自壯靈蛇搗毒以螫人故古者師松園形旗旄用先啓行加招搖於上俾急繕其怒以示禦侮毒暴之戒今六代統一師奉命離斗積有歲時豈精誠感格當進作之際堅勁衆怒俾禦侮孽暴陰為之祥邪然徑于彼而見於符錄所枉者豈察法從出昭其教之本邪不然昔昭應宮因二物畢至靈宇斯建抑亦善官將欲獲增光舊物此為有開之先兆邪吾不得而祥也作龜蛇同出說冬十月三日書

牛生字說

全閼缺官屬吏曰牛生者東平人世儒家尚氣義好刀劍或欲之雖千金不脩聞余名甚喜通謁未拜予曰汝非文星者乎唯而不敢當吾自杜歲亦以論文說翻為喜今雖蕞氣習未除也遂與談古今銅器雄要雖緩者數品至有所未聞而未見者若欲吐燕趙勁氣而來吳越之清風也已而賜請曰星之表字走有所未安幸憲使與易而淬礪之因謂之曰維南有斗不可以挹酒掇然經緯昭布天之至文也昔龍泉下泚紫氣上鬱張雷識之得二者於幽困之下嗚呼一物之靈有如是者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物猶能以氣而上達人固當以文而致昌其以文昌字之可也牛生其勗哉毋怠於是書以為贈

朱少尹名字說

人之性有生而即敏者有學而後明者要之生而開敏者為上習而感性者次之紉倅米君燕產世為西域人性開敏樂於為善堂憶其兄中丞丁多故際衆無異議中外稱其善良予過制浦米來求名因訓之曰閼闔者生其善心顯其可致迹也內不先開美何為而教故字之曰英甫燕改年方壯功名聳秉若能以乃兄為法篤其良心踐其善迹是不負天性勿成訓夫閼闔之義也英甫其勉旃庚寅九月十二日書於南創廳事

孫韃郎名字說

六藝以射為重三代所以觀德而貢士也故男子始生懸弧矢於門俾射上下四方示有事於他日也元孫韃將生之夕縱戎晉人杜侯以竹籜五十遺余侯甫去而韃生其開先慶璋名逐生來之兆為不偶然者昭昭矣今生十有八歲安妍靜學習頗嚮方訓名象德不即開先之祥而用之將何求故以寄名之而以君貢字焉亦因饋命鏗之義迺告之曰雲夢之竹天下之莛材其來而貢之者將達之於王庭爾夫射宮大用以明擇士之道其為物豈不重哉然矢之為矢必須辯陰陽相傳勁矯操以端其紆總文彩以煥

其羽皆堅銳以利其鋒鏃而後可以洞遠而捷鶴不然雖公佗養由之伎且將不吾取矣於戲寄王氏由養而士嗣志讀書迫於汝蓋五世于茲吾老矣其所以望於汝者端重持其中和易接於外不使一毫怠望之氣設於而身以之效用致遠而光大

先世之業小子等其服之母教至元壬辰秋九月十二日少中大夫祖父秋澗老人訓示 叔父後

谿題示

割汝諄諄意寄文見迴翁洞堅威可大棲鶴體須中既應開先兆當知矯揉功速期遠近効羽夾看拳空

樂全老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夥然富而好禮享所有而全其樂者蓋亦鮮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王雖治產時逐處心遠大資之以發其身者良有足取為人志明而氣銳樂賢好客教子孫讀書願一事不肯屑屑出入後通都大邑居奇貨儉藏義掉臂於園朱猗頓間千金之產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大夫風雨寒暑奔走不避如鹿菴顯軒二大老愛其疏通知交皆欵與其進遂資藉子仲先為時聞人故好事之名高出行筆達官時貴踵接於門者無虛日家則藏書有閣園外思親有亭植桂花釀名酒客至則擊鮮為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有五視聽聰明行步如健飲啖如五六十人既富而壽壽而安而能享承家有子純孝而特達繹負有

孫善繼而克荷歲時燕喜朋簪四盡兜孫滿前奉觴拜壽樂融融也一門之中百順全集何其秉之厚樂之全且見其禮義之生於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狎因舉曾有慶謂子仲曰若迴父克享所有以齒以德板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為何如曰謹唯命遂以樂全老人目之異時瞻喬木禮高年使詰雲綢彩爛為盈門是特望於若子若孫者未必不張本於斯耶已而子元來請其說於是中筆以為贈歲壬辰至元廿九年履端日書

劈正斧辯

斧斲蒼玉為之長徑九寸有幾鉞之刃滿六寸額下畧粗細之中堅厚二寸餘龍首牙加鑿于口作兩段吞吞腦與刃通以柯貫之上以雙蟠螭冒其端下以玉束瑄承其竅華潤緻密無微疵可適神矣雲肅真秘寶也且斧者黼也黑白二色相次故以水蒼玉象之三代之制云兵刑喪祀用之飾怒以賜殺執之以就列示威以啓行而已今則天子正何朝會命冕執中立以勞正為義莫究所從來然法物變易多自孤隋季唐因之有不能廢焉者歟又制度追琢以近代工較之非隋唐莫之能作豈劈正之論權輿於二代間邪嗚呼斷之為德至矣昔者成以優游不斷漢鼎遂傾憲宗知惟斷有成淮西克平是既續於衰繪於衰識于衰盡于衰今復植立以肅正朝古之人納君於正去邪勿疑寓德威於物以將其果殺若俾無或

忽也垂戒之義踈矣至元癸巳春三月廿六日因聞
實惜御史商曉修撰魏必復觀於侍儀法物庫偶憶
近歲夢先師命予賦朱干玉戚詩今日適與神物會
遇所謂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者也作等正斧辯

王氏冬歲圖說

夫出處語默君子固由其中然造物者不無意於其
間也適事殷之時引之靜處使遠其咎人意若中有
所惜我可忽其所事哉曰事謂何靜而積學以俟夫
動而有爲也傳不云乎居則曰不吾知也知或知尔
則何以哉况舞弄而來我悠悠而過心放而不思其
求學維而不至於穀坐靡光景日就衰謝則曰人不
我知時不吾用其爲惑也亦已甚矣今將叔技服以
入其笠屏吾雜以絕其害朝焉而經暮焉而史經則
所以端吾體於中史則所以驗吾用於外旦爲夕之
所不能夕補旦之所不足要本先定力以固窮終精
思以求道貫夫六藝之旨而醇酢乎事變之來者如
斯而已矣至於無益之談不切之務皆怠之氣過分
之思合俗徇情微逐挑達一日三秋之戒廢日廢身
之喻又見夫左歲右銘微其敬之未莊心之所不力
也嗚呼昔孔宣父稱顏氏子其殆庶幾豈非三月不
違其仁乃優入聖域之要也歟予嘗求是心渾然無
間於一時之久者無他政自敬與義交持動與靜交
相養故也若夫冬者歲之一時猶夜之所當息也又
易曰艮其趾時止也雖止止不終已而須其所止者

蓋成於終而後有以成乎物之始此冬歲之所以作
也至元廿四年丁亥陽月初日云

度曲說

敬齋李先生晚年以歌酒自娛既耄雖不復而情猶
獨至每興未輒持空杯令門人勸生放聲長歌以導
歡暢或不如指先生以已之所得教之遂載其手而
高下之使視焉以能其節奏雲起雲飛窮變而後已
公亦驟然也丁亥冬十月八日飲李氏新寓偶及分
付歌節信主士達仍爲發此冲冲然殊有所適昔孔
宣父與人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焉又漢人創舊聲
樂唐之士夫皆有音學由是而觀歌之爲藝亦未可
人也先生以村樸主盟斯文六十餘年予縛得一拜
履恭及過元氏先生墓章已宿何先賢風流蘊藉不
容多得也如是可勝嘆哉吾特書此異時會與蕭之
鄭君相值於光風霽月之前村嘗談笑中郎之文采
風流不無賜臨於眉睫之間也士達其志之又從而
爲之辭曰我觀夏禮杞國不足徵兮吾道綏如賢獻
曰已零兮斯文未喪其將孰爲興兮噫

中說

聖人垂教千言萬論獨以中爲天下之達道者天體
如是也且天地周圍三百六十五度而南北二極換
上崧高乃天之中心也故定極焉然後天地位而萬
象則其法焉故過則爲差不及則氣不能成歲折而
中半二九一十八則度之數文稱停不偏矣人出

於兩問受其中以生是謂之理理者仁義禮智之謂由是觀之聖人之為教所以因其材而篤焉舍是何以為物何以為則故董子有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其斯之謂歟於是述中說至元戊子端午日雨中書

命說

姬仲實者名思誠真定靈壽人幼業儒兼諳陰陽氣數之學今年四十有九以耕稼端隱孤虛取名非本誌至元二十五年自趙過衛將還裕之方城縣合河鄉之新居為予作一日之留得略談三命之理知姬之所得絕與衆人不同其法大抵取先天二氣五行萃合一處以盛衰偏枯充陷扶助就其胚胎截長補短互相乘除度其造化虛實得中與否然後斷其衰旺成敗何如耳且謂予身自己已至甲辰兩運極安靜得壽垂老若無疾恙予莞而謂曰所獲多矣尚何冀云又云人不富貴者若有學問即與享用者同樂又曰品秩入格局者極難因說賤庚即今大運見在乙巳已中閏戊人皆以破刃者戊也然戊居巳苦無力不妨雖曰不然只為戊字居巳無力故官氣不旺何則日居丁卯火取月壬子為水丁之官子却為卯相刑剋使壬子散漫卒不得用若戊土建旺即成涯岸其水自可浮舟楫觸物類今年歲君雖是戊子戊旅寓於子非土之正位亦不克助噪鬧歲已丑用神戊辰皆土恐却得扶藉作內作外皆獲助益蓋上下氣體皆順故也又以六壬占得一課其名見幾

初傳功曹次傳從魁末傳天網中間所有動靜不涉虛妄其占云功曹者官府之吏長起幾其事者也從魁氣母之杓斟酌典奪是大人之主斷者天網即斗之標係從而贊輔者也謂如杓有柄用柄自然來隨將來所應多是武秩文用在今歲窮臘來春孟仲間其事可驗門下自來占決無似此謀皆順無逆有成不妄也幸勿記勿忘時歲八月十二日甲子未刻事也因念遠山近吉君子之恒心故數占而不厭惡直喜設世俗之常態多顧聞而受愚至有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中無蔽志一聽於卜神亦不為之占矣且不測者陰陽之神也貌為細人寡聞者可得臆而度思彼妄意受愚者是特疏釋一時之隕獲耳苟非理之所在義之所當行者其抒憤警俗虛高務悅之說君子雖聞之而弗由也然所以見其彼之云云者試以吾之所在而當行者且念夫彼之殊異於衆人之所謂者果孰得而孰失哉作命說

金從革說

予嘗侍坐於丞相史公昭文先生談歲序撓搭之說不爾四時不續歲功不成開府以未之聞而喜甚繼以鼓鑄事語予曰汝知夫金之從革乎工人搏沙為範力甚疏弱以金燬烈之氣為而就器彼撓度之圓方文章之縵密頑雖絲綫之微其脉絡縱橫莫不克滿爛然可觀有非人力所能然者何則方金之在錄也猶氣之氣於範圍間也彼燂燂融融揚彩委質

既為之氣蓋有無不者所謂氣不周者是也予
以晚進學淺尊卑勢殊有所聞不敢質其所從來後
乃知據易說莊解而云其數言甚觀縷也以今思之
為予而登者多矣予平生疏直強項氣火不入下而
於世每奇而不耦先生以不屑誨之蓋先說欲學者
繅繹其道貴夫造之深也後一說以變化氣質為先
欲澄治粗厲俾就夫氣之中且和也此豈唯予益實
於世教有補惠夫後學者深笑因追錄前言述從奉
說馬氏子處禮世治家氣清而志學來求予訓辭特
書此以贈之

古文今文難易不同說

訓詁著命等文體固不同要本聖賢以尋典明天理
本人情統群心而已然古今辭文有難易相反者先
儒論難終未明了以予度之書之為策須史氏問色
隱括既出衆手性異好尚學有深淺才有高下筆有
強弱而辭有遊易故也九峯疑其勝女口傳者偏記
其難孔壁後得者返為平易反覆究說以遠而泥謂
如尹之訓賢君也當深而易庚之諸民庶也當易而
深又周書五誥契牙詰曲叮嚀委曲有不易曉者此
無他一繫夫當時人情勢有不得不然者更值夫史
氏之尚奇者一向艱澁韜其幽光以成噩噩顧顧之
體耳蔡氏復以紀實難工雅詞易好為辯是亦主其
措辭為言然不究此恐杜後來者詳說使學者躍如
求於耳目聞見之外也

商魯頌次敘說

韓陳二生問魯繼周頌商次魯頌之後何居余曰三
百篇皆周詩魯則列國蓋周之胤裔僖公又魯之賢
君天下無王蕩蕩板板而周禮盡在於魯故孔子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賢諸侯不與將焉歸恐
亦書終以秦晉繼之之義也若商魯頌次之魯上殷周
之先代前後不叙意者孔子殷後又當斯友之主那
等樂歌皆成湯高宗盛烈其聲其靈赫赫耀耀如此
為子孫者刪次之際偶得是篇於大師可忽而不錄
仍附于後以終其弦誦之意恐或然歟

百獸率舞說

百獸率舞先儒皆無明文所以然者豈上世四靈在
郊樂與天地氣應故幽則神和於上明則物和於野
正經史官形容四靈等端以見其氣和之至且如唐
明皇舞馬止是一時教習即能矚首振尾銜杯上進
應樂節不差況聖人教化極和感發動盪上下同流
信及威若有自然而然者予故曰獸之率馴蓋實有
之非溢美辭也不然則鳳凰來儀亦可為疑了

電說

陶晉卿說獲嘉縣今年五月初雨雹為災其大如枵
拳桑隸斃折無餘及多拔大木有提去百枚者如此
凡一十八村其可畏也予曰天地間無別物只是陰
陽三氣交感而已雨露霜雪如常者天地和恒之氣
也唯其弗和致有此異蓋陰沴垂矣之氣從中脅而

成之其大小即隨所感輕重而然未拔與去此是伏陰搏陽而奮木適與值遂突而出之耳氣盛物微吹而去之氣散自墜于下予二十歲時行共山道中望辛角風自西南來蓬勃方數百畝吹駕大排於塵壘上者數十株正此同耳申豐云雨雹山有水不藏藏無棄餘所致且一歲山谷間陰積不釋者若一一藏之庸能既乎又遺堅志說有人雨地山行忽拔至聞其陰靈用力過而自絕倒者是皆齊東野人之語

士當教子說

予嘗疑士大夫多不教子求其情而不得乃臆為之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學者有牛毛麟角之嘆其成難也如此豈謂是數且以已況之攻苦茹辛焦心勞思積數十寒暑之勤僅得獲列士行否者將何所冀哉故往往多不以所難強其所不能寧從彼好使易為立身耳然螺蠹最虫之微者尚能負煩於振羽而祝之曰類我類我況人乎彼或不賢為父兄者固當擇其師課其力誘之掖之俾極其所進之方果輟而不前然後隨其所樂以畢父兄之責此吾儕當然之理也然自非下愚不移天下無不易之俗人無有不變之資只在夫發藥者如何耳為子弟者至此日當愧耻無地心憤口排勉立志節人十之已百之人百之已千之若殆不及為心又使容情之氣不設於其身可也

先君亦嘗有言曰民士為重學有成高出一世如其

無成不衆人若委而棄之此何足以有為是則賢不肖其間不能以寸孟軻氏之言責固不為過矣又父兄不能久視長在一旦衰謝親族之子孫若是之高我之門戶如此之卑家聲日替世業一空幾何不嘆息而悵悵於斯也近一素宦以家學授其子三俱有所立尚以未登仕版至告人曰吾死目且不瞑矣父母之心天下一也況其所業未就學幸得而不自強才可進而乃自畫其為父母者安得其心不攸困者哉作士須教子說

周景王大泉說

世之嗜古者多尚鼎鍾鼎鍾牲牲偽出古而真者莫錢若也洵薄晉卿好古泉而得大泉五十者改之譜籍蓋周景王所更大錢大夫單旗諱之以為不可者是也其形徑一寸二分其重積十二銖今則半兩也以此歲月計之自景王迄今幾二千年矣其文與周鼎肉好精緻堅凝略不為之齧蝕信哉前代制作後人有不可企及者嗚呼陶子其寶之無敢安知無被幾杖策踵門而未丐者乎昨日歸卧春露堂既學適筆研在机偶為書之覽覽體中不佳拂拂然從筆端出去矣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丁酉戲題

曹吳兔說

伊川先生見賣兔云此亦可以畫卦或者曰何謂也余曰物盈天地間皆從氣氤一氣中未所謂萬物一太極也卦之畫一陰一陽而已兔亦具其二者之氣

耳見夷亦可以畫卦蓋謂有此理耳故又曰不特龜馬之類著者焉

二馬圖說

明昌初西夏國母病章朝遣高靈往治愈之獻名馬四謝一曰進御以試良德即旋焉上怒命太僕驅去窮曰力斃之未夕往返馳五百餘里得望天觀振聾駭異黃門飛轡迅若游龍宜非畜授轡之初耶嗚呼馬臣類也食三品為豆宜立內伏一鳴則默之矣其或猥靡為心取媚於上以速見知皆非馬之德也然則馬之為如之何而可曰有受策服勞不有其力以服為林之恩庶幾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之義也作二馬圖說

稼穡說 崔文字文卿

稼穡者府從事崔君之自名也求余以隸書冠於卷首余曰渠年支氣銳方馳聲騰仕以調議理務為事何以稼為豈起家龐畝揭焉而不忘其本邪豈食貧口衆祿不足以代其耕邪豈仕不為貪動久而思其靜邪曰崔氏世居荏苒有田廬近在郊遂與城居不殊其耕辭殆谷耕林隱也性傲自海上罷官西歸脫煩鞅謝人事如居者數月冲然大有所適方夏之初三農在田耘耔底蹟予開軒卧治觀良苗之懷新有田畯之至喜及夫多稼雲如縷彌望卷觀鉅川偃然觀米嬴之積庫豐年之歌動高稟之詠置縣

熙物情交暢以已之樂而為眾樂因眾之安而為吾安是乃平昔明農私有所得於此也其為稼也不亦宜乎余曰四民之分各有攸業而進莫榮於仕退莫安於農仕則思吾所當安而明夫學之用也農則安吾所當遇而樂其身之適也若當仕而農將貽老農吾不如之鄙當稼而仕恐岐大易知進退之機然進而懷辭退之心不猶愈於退而存不已之念也歟崔君其艾服官政進進而能先求其功當安而安之而後思已之所安是亦先其所憂而後樂其所樂之意也作稼說以貽之

李郎中二子名說

郎中李侯正卿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後孫問學其勉勵資藉之者甚力其長資頗篤厚次則倡張軒俊然奉若父命周旋唯謹一日請訓名字於予延告之曰古人立名命字取義多端俱不若酌其才性優劣就為教誡而抑揚之最為親切夫篤厚者必豫之以才華所以彰其文質也故其長用質命名而字之華甫輕俊者須濟之誠實所以備其材德也故次者名之以俊而誠甫字焉嗚呼二子今而後當克制其偏勝涵養其不足以造夫中庸之域他日立身行己不致有過不及之差庶克荷汝父平昔提誨之責尚佩服之母教

和氏四子名說

汴梁士人祁祐之治生而不求富樂善而不近名尊

賢者使教子讀書意在亢宗起家介司計揚徽夫求
名字其四子子謂為善好學積累能久則協氣感發
其與也勃然如水之淵渟匯濶一旦洩溢騰而為雨
霧降而為川流有不期然而然者折氏子誠能勉力
進脩則於志成美其庶幾乎故其名與字皆以水
命意焉澤字潤甫淵字濟甫源字湜甫清字
治甫嗚呼小子其聽之母忽

王從事李明子說

兵馬指揮即前世執金吾職也其從事王

李之故人也以通家好出拜其子詢夫

小涉

即其命意以連僧易之因求訓誨

祖少從西巷楊參政

竟博祖士大夫間風流蘊藉以通才稱惜乎

汝父夙蒙中丞王西溪提誨持身從政不

失可數若家世之隆替係子孫之賢否欲其才賢讀書

修業而已在我者既盡達則身立名揚光昭世緒窮

則為善人吉士此理之必然小子其服之母教

石抹氏子名字說

大德庚子冬秋澗翁步入文殊東院主僧量示手本

鍾瑞像一龕何精妙也詢其孰作曰汝南監御史抹

君也為人端整白晢辭語灑灑有章天性機巧

不待師授而能今年三十有三始筮仕入京師既而

僧印來謁言辭客止與向間昭合

資何出之晚耶春曰叔父國用從

四年母老侍疾持服年茲皆家

觀光上國而名字未立何以稱呼

先生顧郎為之訓誨曰勉夫志之

命名用世亨字之夫雕鏤刻畫特

志其遠者大者傳曰貞固足以幹事

亨誠能貞正以固其德幹敏以運其

昭先世之業迺所以望於吾子也其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故真定五路萬戶府參議兼領衛州事王公

行狀

曾祖諱某

父諱某

祖諱某

昔王延州有云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臣傳稱吏而無能吏故班孟堅序龔黃鄭召諸人曰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廩廩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德既肆乎循政復極乎惠求之今人其惟王衛州乎公諱昌齡字顯之姓王氏滄州人世雄于財以孝義著稱鄉里公少穎悟不凡業儒學幹然見頭角故大父臨終嘆曰王氏之宗善積有素嗣續弗絕必矣然起吾門者在此子也貞祐初滄景被兵破公以孤童子能依疆濟難間行歸汴抱負奇節時人未之知也正大末京城戒嚴北面元帥府以材幹辟公授帥府經歷官積勞遷明威將軍陳州防禦判官適鈔書大丞相政總兵民撫鎮河朔開幕府舉良能恢弘父兄之業用薦者起公參議幕府事公遂悉心舉力知無不為故得感同風雲合若符契國朝有事東南城攻野戰餘二十年公籌畫戎機應變機推無戰無之以至冒矢石輸忠力作士氣雖一時輔佐有不克負荷者初王師次安陸負險之民盤結山谷間備禦完固觀於力取公慨

然以降集請行時人危之既抵壁宣示恩信喻以禍福竟招降而全活之歲丙申冬天兵次光州時餉道不繼主帥命公率十餘人棄城入焦湖督運中流遇賊甚劇衆怖亂傾身沒於水者半公獨神色益壯持兵殊死戰賊潰護所運以軍士賴之大振遂取光州凱還丞相嘉公伐謀制勝之略遂留公居守公遂圖附安反側市肆不易按堵如故幾於一載又策勳盟府主帥累公之績以聞朝廷褒寵之而後奉命北覲通名於天朝者數矣每以生民休戚軍國利病為已任而風雲沮寒往返之勞略不之卹也子今良法善政守而不失者多公所請云辛亥秋七月先皇帝即位正封邑錫勳舊復以及朕共獲新中山陽六縣之封大丞相若古采地然昭其功也時朝廷以汴洛荆徐界丞相經畧之以衛乏人為憂且曰衛當四達之衝民疲事劇非得二千石良者無以刺夷積弊滋養瘡痍也既難其人特命公領其事公下車以來敬以奉上恭以執事巨細不遺知所後先哀民之困於繭絲也均徭平賦以畜其力痛政之極於汚染也治官汰吏以清其源并容細民不擾市肆懋遷有無以通舟車捷堤防以捍水災課農桑以抑游手尊王人則修飾館舍免病涉則平治橋梁勸薄俗扶善良禮賢俊賸貧乏衍郭郭廣居屬通商惠工興滯補弊民不見吏而無吠警之虞士格所恥咸

有聞知之懼蓋公之治化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已肅自亂餘以來民耕植居郡東者多而泉水自鄴城而下崖岸平流駛如掌上稍東復與淇水合秋潦時至逕流之大南際蘆金堤田廬爲之一空公爲堤黑蕩陂以禦之遂絕橫潰之患清水出山陽白鹿冤公乃度原隰創溝洫溉田余數百頃其興與決利如此朝歌介邨鄰之間地迫山麓灌莽極目盜闖出沒越人於貨行者苦之公乃建議於漕臺周侯德甫州而縣之驛亭紆轡頓丘於是淵藪之患息駟騎之力紆焉而德之波及鄰土者又如此既而丞相村公之爲酬公之功以其子浚克同知衛州節度使事遂有撫卹軍民均平差役勸課農桑裁決詞訟治効極多之諭誠以八年之間熙然而春郁乎其文梁國多士之風還舊觀矣已亥春例上計行臺恒圭苛猛公不忍甫息之民橫被侵暴遂乃道巴峽抵忠渝哀鳴相府中有以彌綸之也雖獲所請竟以憂勞致疾東歸以是年冬十月廿日卒於魏縣之斜坡里春秋六十有三越十一月葬於沒縣王尚材之西原送喪者餘萬人攀號相真凝慕不已其貴官名士若閣閣左丞姚司農張左轄參卿王仲禮宣撫張子敬皆德孫元輔段季昌咸遠道致祭衛人思之如戴父母明年相與起祠宇立遺像植豐碑壽遺愛歲時香火之奉其嚴如生公資明良安雅德量無涯矣風暨表表口不出臧否飾吏以儒外彪中朋慈祥愷悌喜溫不

形於色務明大體闊幅無譁特論深長操守匪石其待人御物能以至誠感發人心諄諄訓導若嚴師慈父有銘骨不能忘者初京城厥園友人某以罪逮捕抵公爲舍匿之竟以獲免篤制徒單雲甫肥遯鄰邑聞公之典衛也幡然來歸爲治堂屢極賓禮選子弟之開敏者從而師之自是郡之文風尤爲煥興又曹取齋通甫由趙來依直發背自病至終公靈柩殯送曲盡友義此後後無遺山號稱一代士林之宗受葬高義乃有今而後寒士知所歸之嘆每自公退食盤饌稍盛必撤去之曰無暴殄天物及宴樂賓客供具豐腴慙慙厚曰儉於人則不可也餘暇則閱書史接文士晚年尤喜作詩歌詠風流不知老之將至至雄章傑句間見層出兼善尺牘行書嘗謂下客王惲曰吾少業儒以時艱罔卒所志然胸中錯餘之氣勃勃然日新矣其好學又如此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因訓之曰我不願若富貴能儒素起家弊廩饉躬生養死葬足矣故於諸生獎藉作成爲九至所交皆天下豪傑其推賢讓能而外諸公者如中山楊西菴盧龍盧叔賢河南鄭子周陽夏董端卿皆一時材大夫也公之歿丞相墓祭而哭之曰昔公勤勞我家三十餘年事無巨細咸仰決焉豈其天奪之速而至於斯俾予榮榮然在疚至有失目折肱之喻哀號之聲感動左右其爲賢主人所惜如此不可謂不遇也不可謂不達也故論者評公之惠愛類鄭子產忠貞類漢王常

智周事悉類蘇令綽權望雅

事之其樂於為善之心又如飢渴之於飲食也苟推而行之天下其功烈豈止是哉夫人姓陳氏齊安人生子男一人諱復少負鑒裁於間母通達政體用丞相廷薦宣授衛輝路同總管事其綸章論之曰故叅議王顯之才行相輔政悉中行俾治衛輝民安事辦今子復良有父風以繼迷之事考之誠無愧負矣孫二人曰雪山曰鐵山女孫一人曰幼安嗚呼公生平事業智名勇功囊括無遺恐蕪類之辭不足發越盛德之萬一敢以區區聞見播任與訟之責者勉為具述託立言君子而圖其不朽焉中統三年秋九月廿有九日門下王某謹狀

狀

太一二代度師贈嗣教重明真人蕭公行

師諱道熙字光遠本姓韓氏其先汴州人五代祖銀青榮祿大夫靖自唐季來隸于衛曾祖奕山舉茂材祖渤進士第父矩隱德不仕度師其仲子也師為人獎偉眉目疎秀豐下美鬚髯三歲識字六歲能書棲心教法嚴然注蕭門二葉之望金正隆間始祖一悟真人以神道教教上勳人主所在翕然從風韓氏率族清修師母闕尤極信心深入法海既孕苦病父請禱於真人真人曰汝韓氏素植善根當產異入且昭陽報然將來必佐吾法門可服吾冊書以安胎息又之母感異夢既寤師生果異相充闕之氣肅如也

纔免懷留養道官受度為道士復先訓也再命而受清虛大德之號大定六年冬十有一月真人羽化於萬壽宮室師練經哀感如喪考妣於是相宅兆具葬儀及殯整齋有法綱而不素觀者感嗟異之時師甫滿十祀耳既度師乃陳寶錄法物具香火陞堂以二代嗣事論衆有門弟子華道者劉道固寺思有以大厭衆心稽首求頌且問師宅生云何賢聖師即走筆批曰明月清風大德頗訝愚人未識切勿詢吾為誰只是從來太一衆遂誓服歸心焉九年朝廷欲其行異勅立萬壽額碑於本觀是后聲教大振門徒增盛東漸于海矣初真人謂靈章寶錄率天神持護遺命起臺中央上為壇屋鐵作戶牖廢鐵神靈游居有以安安之師乃擴充真訓專光圖籙締構層閣制極壯麗揭以靈章寶錄之名歲時醮祭為衆生進階之地後建朝元觀為祖師墳塚道場仍植豐碑表擢景行不數寒暑內外修治輪奐中度師直以德教感化曹聲色不動門人子來如趨父事十一年時師殆十有四臘門人鉅鹿李悟真者造請何為仙道師曰做仙佛不難只依一弱字便是爾曰弱者道之用也悟真既授旨辭還師曰可速還汝當還矣明年李不疾而逝續七日形色如生及殯舉棺幾如開視之從中一曰錫飛去餘衣衾而已衆始悟師旨當還者即仙也其慧悟如此一日師曳杖逍遙謂左右曰吾且夕歎號四方可趣治行裝已而世宗詔求海內名僧宗主